周禮詳解

五

之事既有禁令亦當辨之使民知所當為與不得為者故曰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辨其貴賤老幼或先貴賤或先老幼者明貴老皆天下之達尊無所先後爵齒更尊故也

乃頒比灋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頒比法者頒以校比之度數也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其校比則有法矣其比法則自司徒而頒之鄉大夫則受法於小司徒而用之也政以正之教以道之徵以名之令以使之苟不知其民之衆寡貧富有無則政教之所施或有未安徵令之所行或有不熟此所以必先入其數也餘見傳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周而不比君子之道也比而不周小人之道也先王之用民無非比也使不失乎君子之周而已有恩以相愛有文以相接相應者同聲相求者同氣無非忠信之所為也及三年大比之所以順天道勑民事而已三年而周者天道之所成終始也三年而比者民事之所成終始也人之所為詎知其非天乎王畿之內謂之比數其所稽者詳矣邦國謂之比要其所受者略矣此遠近之辨也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卒子忽反　比毗志反

先王處民有法用民有術比其家聯其居其入也則積而為比閭族黨州鄉其出也則合而為伍兩卒旅

師軍所以因內政而寄軍令也方具平居無事之時則有教養之素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則有法令之習而死生足以相託此小司徒所以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也五家為比使之相保能相保而後用之則足以為伍矣五者天數也伍之者人也軍旅之法自伍而起其來尚矣居則五家為比而比必有長坐則五人而長者必異席因而陳之則左右前後足以相維作而用之則手足耳目足以相及由此出以為伍而相保之志未始或忘也不待徽幟以為識別不待旌旗以為指揮其一人謂之伍長者以節令之而已故大司馬教戰法伍長謂之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也五比為閭使之相受能相受而用之則足以為兩矣從之以為經衡之以為緯無非三者也唯以兩為卒而衡從之數皆耦也已約而治之則合乎什伍而不違推而廣之則達乎參兩而不亂此出以為兩而相受之志未始

或忘也四閭為族使之相葬能相葬而後用之則足以為卒矣具容體不足以相及則有徵識以相明具言語不足以相通則有服飾以相辨此卒所以從衣也五族為黨使之相救能相救而後用之則足以為旅矣其人之相去視之所不見而非名物不可以指揮其地之相遠聽之所不聞而非旌旗不可以名號此旅之所以從从也五黨為州使之相賙能相賙而後用之則足以為師矣師以用衆而有治焉從自則其衆足以為物主矣從帀則其衆足以為國敵矣師大衆也六軍亦或謂之師則軍亦大衆故也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能相賓然後用之則足以為軍矣五師為軍則車於是乎足用而其衆足以已敵矣軍以會衆而有車馬則無至於殆此軍所以能安也其兵車一乘則三兩之士居之而足矣其兵車四乘則三卒之士居之而足矣積而至於百乘則三師之所合也積而至於五百乘則三軍之所合也又積而至於千

則以四兩為之者蓋五者天之中數也二四為六一三五為九數至於五則參天兩地之數備矣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取諸參天之奇數而從横皆三四兩為卒取兩地之耦數而從横皆兩兵無常形以變為主取諸陽數者陽主變為是故也後世管仲相齊作内政寄軍令分民以軌里連鄉聯民以伍戎卒旅而具法之行也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晝戰則目相識夜戰則聲相聞居則同樂行則周知髣髴於成周之制猶足強國而霸齊先王用之槩可見矣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

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土地將以授民田萊不等則不可以不均人民將使任事生齒不齊則不可以不稽遠近適於均之謂均考而計之之謂稽土地既均人民既稽則田萊之高下肥磽生齒之衆寡老幼其數皆得以周知也孟子曰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此均土地之意也司民曰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此稽人民之意也有以均土地然後得以定上地中地下地之等而以其地授民焉有以稽人民然後得以定七人六人五人之家而以其人任事焉上地之入可食九人而準以七人授之則民有餘財家雖七人計其男女老幼之相半而通以三人為可任則民有餘力此中地下地之家所以望望於生齒之衆也可任者或家三人或二家五人或家二人而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蓋用徒役不必一時皆徧計所役久近取勞

佚均而已不於一家起役二人則所以寛民也以其餘為羨則所用者正卒而已然正卒又有可代者之備此民所以有餘力而不困於役也唯田與追胥竭作者獵取禽獸與衆同欲逐伺盜賊與衆同惡所役近且不及故也夫用民如此則皆出於民情之所願非强之使從咈之使勞民之從之也輕矣又安有東國困於役之刺哉彼東人之子勞於職事而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而自安陟岵起瞻望之思采綠有怨曠之嘆其君子有自貽伊阻之嗟其小人吐死生契濶之説周官任人之法掃蕩殆盡可勝惜哉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凡軍旅田役之事謂之徒非軍旅田旅之事謂之衆故大司徒於大喪則曰帥六鄉之衆庶於大軍旅大

田役則曰治其徒庶之政令此用衆庶不謂之徒則其所用若大詢之屬非軍旅田役之事也凡用衆庶必有政以正之教以導之戒以勅其怠忽禁以止之使勿為皆小司徒所掌以治衆庶也衆之所在不能無爭有爭則不能無辭訟辭訟者以辭而訟於公也有辭訟則當聽其情為之辨其是非曲直故曰聽其辭訟有功過則不能無賞罰賞以勸功罰以懲過出於此而加於彼故曰施其賞罰命出於王下宜凛而行之犯命則其罪又非止於罰而已故誅之餘子所謂以其餘為羨者也夫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自所用正卒之外皆謂之餘子也大事自我作不可竭作以勞其民故所致無過家一人大故則不庭不虞之變出於所遣民不足以給之故致羨卒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凡稅斂之事

成法一立有成而不可變者經也欲井牧其田野而不先經其土地則法度廢變田野何自而井牧哉孟子曰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與此同意井其田野則任以耕事牧其田野則任以畜事九夫為井則九夫之地所飲同井故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謂是矣然又有鄉田同井之說則民不特在田同井而飲而在鄉亦同井而飲矣在鄉同井則同飲於入而處之時在田同井則同飲於出而耕之時出入皆有井以同飲則民相聯屬而不散矣四井為邑則民以里居四井同邑故也古者田於野外里於國中是故在田則有廬舍在國則有保城桑中曰要我乎上宮七月曰上入執宮功所謂上宮即保城也

夫步百為畮畮三為里則城蓋三畮之地也孟子又言五畮之宅者蓋兼廬舍言之也然謂之里又謂之邑者里以所居言邑以所聚言故里之字從田從土以民出耕則同田入居則同廛故也邑之字從已從口量地以制之周營以聚其民故也四邑為丘則民以族葬四邑同丘故也土之高者謂之丘故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再成銳上為融丘三成為崑崙丘民之生也以四閭同族而居所以聯具生也及其死也又以四邑同丘而葬所以聯其死也夫生死皆有以聯之則民之相親相睦恩義愈厚而天下安得不為一家乎大司徒有曰族墳墓墓大夫又令國民族葬皆謂此也四丘為甸則甸周方八里田包於洫名之曰甸為是故也九夫為井方一里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四甸則方二十里未成為都故為縣取名於大夫所治縣也四縣則方四十里未成為國

積故小司徒所掌者小賓客而已大司徒大軍旅治具徒庶之政令小司徒帥之則致於大司徒而已小軍旅巡役者師行則役隨之小司徒巡役不巡師也小軍旅小司徒巡役則大軍旅大司徒巡役可知矣有役事則有政令小司徒治之而已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

社土神也稷穀神也邦國以社稷為主以人賴土以生資穀以養故凡建邦國則必正社稷地官之事故小司徒主之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則小司徒立社稷凡以佐大司徒也正其畿疆之封者大司徒既制其畿疆小司徒又正之也制以經其始正以成其終也凡民訟是非不可以無證故以地比正之以地之

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夫役所以任衆力役之大者若城郭溝渠之役是也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者以帥而至故稱民以治其政令故稱徒州里者州所里也五黨為州民所居曰里而所役之民於此州里也役要遣役數之要書欲知役數之多寡故也以攷司空之辟辟謂功作章程司空主役事故以所受之役要而鈎攷司空之章程所以治正其役事也故曰以逆其役事

凡邦事令作秩敘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

莫非事也凡有所興治皆謂之事言邦事則事出於邦非鄉里之自興治也作秩則制其常賜之多寡作敘則羞其事治之先後作秩敘者鄉吏也鄉師則令之而已必有所養然後可責以功故先秩而後敘

與宮伯里宰行其秩敘同意或曰作或曰行者為是而起之謂之作舉而措之謂之行作言其始行言其終鄉師指凡邦事言之故要其始而謂之作其秩敘宮伯指士庶子言之里宰指趨其耕耨言之故要其終而謂之行其秩敘大司徒大祭祀奉牛牲羞其肆鄉師奉牛牲所以贊大司徒也言羞而不言奉則贊其羞不贊其奉也以奉牛牲則其事略不用贊可也共茅蒩則共之以藉祭也甸師共茅而鄉師治之以為蒩茅亦用以縮酒而鄉師以為蒩用於藉祭者葢縮酒所以達其氣藉酒所以用其形鄉師地官之屬用取其形而已故不言縮酒之事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輂音菊

駕馬曰輂挽行曰輦皆所以載任器且與車為營衛大軍旅會同固有稍人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鄉

師則正治之而已正則使之止於一治則理之使不能亂矣戮具犯命者誅而戮之謂之戮大軍旅會同衆之所集有犯命者宜使衆皆見而有所懲焉故非特誅之而又戮之以令衆小司徒用衆庶遂人起野役言誅而鄉師四時之田與此言戮者用衆庶起野役則非既集於師田會同之地無事戮之誅之而已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窆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大喪用役謂若喪時挽六引之等也鄉師則主治其事而已爾雅曰纛翳也蓋羽葆幢用以指麾挽匶之役正其行列故鄉師執纛以為儀而已窆下棺也執斧涖匠師以防匶之傾虧使戒飭焉匠師主衆匠者執斧所以為威也

四時之徵令有常者若四時之田獵春秋之出內火正月命修封疆二月令雷將發聲之類是也市朝者衆所聚之地因衆所聚之地故巡行而令以木鐸使皆聞而知之也告王凡播告之修不匿厥指豈塗民耳目而愚不識者哉難喜為囏乙而不申為阨歲時有焉宜有以振而恤之也故鄉師巡國及野而賙之以王命施惠者易曰坤為吝嗇又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則施惠當自王出而下不得擅其私恩也彼宋罕氏之施惠於民也此亂世之私惠也然而傳或予之者是亦彼善於此之意

歲終則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六鄉之吏自比長而上至於州長之屬無非掌六鄉之治者雖其職有尊卑之殊所涖有衆寡之異其間不能無勤怠功過之辨苟勤怠不分功過不明將何以為勸懲哉故歲終則有以攷而知之勤而有功者

患寡器不患乏民無廢事事無廢禮者合衆財以共其器而已且六鄉之器具用衆矣其財非出於一而易共則民得以相資而備禮是以自比至鄉或以其地之遠近與其用之疏數相等或以其入之衆寡與其費之厚薄相均此則共者所以不患其力之不給而為者亦不患其器之不足先王之備鄉器以前民用豈為小補哉然器之積久不能無敝不以歲時為之攷而計之亦或乏用矣以正歲者時之所首而行禮者自是始焉故正歲使鄉師又從而稽之則器之或良或窳或備或乏皆得以周知矣比共吉凶二服者祭服弔服也使集一比之財為之而共服也閭共祭器者使集一閭之財為之而共用也喪器者素俎褐豆之屬使集一族之財為之也射器者弓矢侯鵠之屬使集一黨之財為之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使集一州之財為之也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吉器鄭氏解謂若閭共祭器也然吉器非必祭器凡飲食

冠昏之屬其器皆是也凶器鄭氏解謂若族共喪器然凶器非必喪器凡干戈戚揚之屬其器皆是也禮樂之器鄭氏解謂若州黨賓射之器然禮樂器非必賓射之器凡有其具於禮樂者皆是也吉凶禮樂之器衆矣故集一鄉之財為之然後可以共也吉凶喪祭賓射禮樂之事人治於是乎在其財常患不足以具服器使集為之有事共焉孰有廢禮者哉然先王之民居則同里射則同耦有無足以相資多寡足以相濟以仁相養以義相治道德一而風俗同此其效歟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攷教者攷其善否與其勤惰蓋六鄉之吏各主教其所屬之民或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或書其德行道藝或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若比屬無非教矣攷其或善或否或勤或怠則勤而善者在所賞怠而否者

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族師言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鄉大夫登之而不言校者其登也同族師之所校而已蓋族師之職畢而所統者寡故使之校其數然後登上其籍鄉大夫之職尊而所統者衆故登其籍而不校其數小司徒須此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則使登上其籍於大司徒也辨其可任者辨其力强而可任以事者也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者以其材舍之者以其齒七尺六尺以材言也六十六十有五以齒言也其材七尺六尺征之則以其材之强壯然後可征也其齒六十六十有五以上則以其氣體之衰在所不征也先王寛民財力之意國中晚征而早舍為其近而役

多故也野則早征而晚舍以其遠而役少故也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謂爵祿列於朝廷德業升於國學然後舍征服公事者老疾者皆舍則雖非國中亦舍焉故曰皆舍然則貴者舍之所以貴貴也賢者舍之所以尊賢也能者舍之所以優能也服公事者舍之所以優吏也老者舍之所以老老也疾者舍之所以寬疾也以歲時入其書則入其書於大司徒欲知其征舍之數也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

天道之運三年而一成先王於人材其教養也備其書攷也詳積三年之久人材亦足有成矣故因大比而興賢能賢有德行者將承之以在位能有道藝者將庸之以在職興之宜皆得其實焉故又先攷其德行道藝攷之而得其實則所興者皆眞賢實能而在位在職者罔有倖得之人矣且敬敏任恤其事易見其行易知故閭胥書其敬敏任恤者孝悌睦婣有學則其行難見其義難知故族師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謂之德行則非苟孝弟睦婣而已謂之道藝則非苟有學而已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書之易矣攷之難矣故州長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鄉大夫攷其德行道藝而興之也鄉大夫興賢能而必以鄉老帥其事者以尊賢能而興之道之所存也鄉老於司徒之官非屬而無職豈非以事道者尊職事者卑故耶蓋坐而論道者三公之事也作而行之者六卿之事也周官無三公之職以坐而論道異乎作而行之者矣

於天府者賓具所受也內史貳之者為詔王制爵祿也先王之於人材於大有則以柔德而有之於大畜則以剛德而畜之以柔德有之非賢能不足以為大有以剛德畜之非爵祿不足以為大畜也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先王之於人材之未成則在所教材之既成則在所興三年大比既攷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然猶慮或有未盡取其大矣而或遺其小取其詳矣而或遺其畧故獻賢能之書既退而又以五物詢衆庶也所謂鄉射之禮則州長以春秋二時習射於州序今乃以此鄉射之禮詢之也詢之者徧謀之之謂也與小司寇

致萬民而詢焉同意一曰和者易曰利者義之和謂和於義而不乖二曰容者語曰動容貌思遠暴慢矣行之見於貌而可觀莫非德也德不及仁聖則其為德也和而已莫非行也行不足忠信則其為行也容而已君子以成德為行則內有以充實而不止於和和於德為下是義德而已而不足於道外有以輝光而不止於容容於行為外是貌行而已而不足於德三曰主皮者孔子曰射不主皮蓋射雖以不失正鵠為賢然以觀德行非特取其中侯而已則主皮者射之末也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古之射其容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則和其容儀者不足於禮之節特禮之末而已興舞以比於樂節者不足於樂之和特樂之末而已於德也不責其道德而取其義德於行也不責其德行而取其貌行於藝也不責其本數而取其末度於禮樂也不責其禮樂之本而取其禮樂之末則詢之者亦已恕矣民之行能其有逸哉且所

詢如此則有卓然者以告可知也然先王使民賓興者必其賢能今所詢者曰和曰容則可與明德行之末而已曰和容曰興舞則可與明禮樂之末而已曰主皮而中的亦藝之末而已不責其本而取其末何足以為賢能乎蓋先王之取人不求其備而其使人也器之猶芃芃之棫樸而薪槱必用猶汎汎之楊舟而浮沉備載長短小大兼收而並蓄曷嘗責人之全乎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殆謂是歟蓋曰和曰容者雖德行之末而苟不失焉亦可謂之賢主皮和容興舞雖道藝之末而苟不失焉亦可謂之能如取其大而廢其小取其詳而廢其畧是亦棄人而絕之豈其為恕者乎賢能雖以射而詢之其實因民而已因民以興賢能而上之人無容心於其間故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賢者可使服休故使民出之民上而為之長能者可使服采故使民入之民間而為之治夫舉措皆當於民心斯民所以悅

而服矣先明道德以教民因民以興賢能因賢能以治民此好惡所以一而民無不安其治也夫知人則哲堯舜猶難之成周之民可與賓興之大者蓋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以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也其既知之則以鄉飲之禮而賓之其未知之則以鄉射之禮而詢之其待之為已詳其求之為已盡此所以野無遺賢而隱桑之刺不興於雅朝無倖位而伐檀之刺不興於風然則拾成周鄉舉之法而欲盡得人之實者未見其能致也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

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則小司徒所謂正要會而致事也然小司徒所令者詳故兼正其月要鄉大夫

所令者畧故但正其歲會而已令羣吏致法者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則又命羣吏攷法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如是則教無異法法無異義所由者一道所循者一德風俗翕然而大同矣

國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國大詢謂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也與洪範謀及庶人同意夫先王教法出於一而好惡無異情此所以有詢及於衆庶也若夫教法不一家異尚人殊俗好惡不同而是非不足以取信雖欲詢之適所以自惑也此謀夫孔多所以見刺於詩耳各帥其鄉之衆寡則鄉官咸在焉若州長則所帥衆矣若閭胥則所帥

周禮詳解卷十一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行下孟反

寘然而無知者民也莫知就善莫知避惡非詳為之訓察為之戒開公正之路而利之使趍闢私邪之門而威之使避則善將棄而弗為惡將蹈而屢積先王使鄉官讀法凡以訓戒之而已自州長至於閭胥或言讀法或言讀邦法者蓋讀法者鄉之大夫也故州長掌州之教法以歲時祭祀州社屬其民讀法正歲則讀教法如初前言州長之教法後言讀法如初則所謂讀法者鄉之教法明矣以法為教法則所謂邦法非鄉之教法亦明矣蓋所以道六鄉者有邦法有鄉之教法鄉之教法有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正歲

正月之吉讀之而既比則閭胥又讀邦法則四時孟
月吉日春秋祭禜黨正讀之而春秋祭酺與每月之
吉日則族師又讀之社禜酺比則因民聚而讀之惟
州長歲屬其民者二黨正歲屬其民者五族師歲屢
其民者十二為無所因而屬也然州長之屬也一與黨
正同日一與族師同日黨之所屬五百家而已近屬
而亟散之民亦無所病焉而所以戒飭之則至矣如
是而有犯然後以刑戮隨之孰以為罔民哉然而讀
灋或因於時或因於事有因於時則如正月之吉之
類是也有因於事則若祭祀之類是也因於時則時
之所在為易知也因於事則衆之所聚易為力也攷
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者所以勉之使進也糾其過惡
而戒之者所以威之使避也祭祀州社屬民言歲時
則歲一屬而已以禮會民射於州序言春秋則歲再
會也因祭社民之所聚而讀法亦無所勞其民矣言
亦如之者亦并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

戒之也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

學所以致道道不可須臾離而學可須臾廢乎是以先王立學校以教之設官師以道之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凡所以作成人材而已序者州之學也黨正言飲酒於庠亦屬民而會飲於州序矣孟子曰序者射也蓋射以序追且以別其賢否也古者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其有四方之志也蓋不能桿患則不能有身不能有身則不能有天下國家先王之為射禮因以習武事焉因以繹志而觀德行焉故必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滿而後發則無不中矣彼不肖之人又安能以中哉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凡以觀德行而已和以觀其德容以觀其行和容以觀其比於禮興舞以觀其比於樂發

而不失諸正鵠者其為賢反此則不肖矣無事而習之則足以觀德行之賢有敌而用之則足以為干城之略會射之禮豈小補哉必以春秋則以春秋者陰陽之中能得中則動而中矣然春為陽中陽主出也秋為陰中陰主入也射之為事有揖讓之禮有征誅之義出而征誅入而揖讓其義一也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以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比毗志反

州之大祭祀則祭社稷也州之大喪則鄉老鄉大夫之喪也為一州之長者以善教人為事喪祭之大者

必躬臨其事所以帥衆也師謂軍旅田謂蒐獵行謂
出行若巡狩之類也役謂力役若土事之類也凡國
徒也衆之所在欲其齊肅也則不可以不勑告之欲
以此四者之事作民而用之則州長帥民而致於司
共赴事也則不可以不勸懲之掌其戒令所以勑告
之也掌其賞罰所以勸懲之也歲終則會其州之政
令者凡有所正者皆政也凡有所稟者皆令也一州
之政令亦多矣歲終不為之會計則勤怠不分功過
不明吏治由之而弊矣故為之計焉所以正具士也
正歲讀教法如初亦與正月之吉屬民同也三年大
比則大攷鄉里以贊鄉大夫廢興者鄉大夫於每歲
嘗攷其德行察其道藝矣及三年大比則又攷其德
行道藝而興之此謂大攷也然有興則必有廢在所
舉者謂之興不在所舉者謂之廢廢興在鄉大夫州
長則佐之而已故曰贊然鄉大夫言興賢能而不言
廢者葢廢謂有過惡而廢之州長鄉官之攷也於攷

勸糾戒務致其悉故言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則終之以贊鄉大夫廢興鄉大夫鄉官之長也於賓一賢能則以其教之既成也然後賓興之其不言廢則以見鄉教之成人皆有成材可用而人之過惡與其可廢者不足以言之矣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

黨正以正名官故所掌先之以政令而教治次之以正之事本於政故也邦法正事之法也教法政事之法也政與教雖不同先王因事制宜使與時俱新者咸有度數存焉故皆有法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與州長糾其過惡而戒之同意不言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者蓋黨正於正歲但書

其德行道藝而已攷而勸之非其任矣非獨孟月之吉日屬民讀法為然也春秋之祭禜亦如之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而禜居其一焉則禜者營衛其神而祈之也故祭法曰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春秋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祭而讀法以糾戒故曰亦如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大蜡之祭也蜡之為言索也郊特牲以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别索鬼神而祭祀乃萬物之神也蓋萬物之所以生所以成凡人之欲皆有以養之凡人之求皆有以合之孰為此

者其唯神乎先王於是有報禮焉方其歲功之成則索萬物之神而祭之雖水庸昆蟲皆有所不遺而況造物之元功乎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息老物月皆索鬼神之祭所以報本而反始也既蜡而屬民飲酒於序所以休老勞農也報本反始於歲功之成休老勞農以正齒位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也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蓋民勞於耕穫則曠於長幼貴賤之禮久矣及其暇日既蜡而息然後正其齒位使復禮也以正齒位則鄉飲酒禮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亦正齒位之意也非特此也以迎送則有禮以酬酢則有數一賓主有以見天地之義一左右有以著陰陽之情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故孔子曰我觀乎鄉見王道之易也方其飲酒於序則以鄉黨莫如齒故爵雖一命猶齒於鄉

里再命則其爵隆矣故不齒於鄉里而齒於父族三命則加隆矣故不特不齒於鄉里雖父族之親亦不得而齒焉一命齒於鄉里長長也再命齒於父族親親也三命不齒貴貴也先王之禮因自然之理以為之文理有隆殺則文有抑揚夫豈一端而已哉故鄉黨莫如齒也而三命則不齒朝廷莫如爵也王燕則諸侯毛抑揚有時而各有所隆此爵也齒也所以同為天下之達尊與然禮所以强世而人所難行酒所以合歡而人易以樂以人所難行者而寓於易樂之中此人所以從之也輕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信其然乎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歲終則會其黨

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州長既屬民以射黨正又屬民以飲射社禜酺無非教也於此又言凡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則凡因民之可欲以輔其自然故民知出作入息日用飲食而孝弟忠厚固已得於心術之微矣若然則樂事勸功而人孰以為厲己哉故又繼之以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有度數存焉則謂之法黨正以法治其政事而已凡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所以格其心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所以致其力內有以格其心而後外有以致其力固其序也歲終則會其黨正者將以正其會於所致也帥其吏而致事者將以致其事於所治也正歲屬民讀法而

書其德行道藝者書之易攷之難故也攷之難故州長攷其德行道藝書之易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夫道本無物而書之可乎道雖無物而未嘗不寓於物也本無名也故臣得之不能進之君父得之不能傳之子而司徒教萬民特三物而已道不與焉未嘗不寓於物也故凡有得於三物之教者仁者見其為仁智者見其為智小大精粗苟有所見焉皆我所謂道也黨正書之不亦可乎然則黨正之所書固非一旦之責而先定之實已槩見矣州長所以攷而勸之者亦因黨正之所書而已鄉大夫所以攷而興之者又因州長之所攷而已如是則書攷之效無非至公而書正毀譽之妄不得而私也以歲時涖校比者族師之校閭胥之比也蓋族師以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閭胥凡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衆庶既比則讀法黨正則涖其事而已及大比亦如之者鄉大夫三年之比也亦黨正涖焉鄉官亦衆矣而必以黨正涖之者蓋

而言之也士師言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而不言保者以刑去州里之害則相安而已相保者教官之事非士師之所得與也凡言刑誅常在賞前凡言罰常在賞後刑誅以討惡賞以勸善罰以懲過討惡而除之然後善可勸故言刑誅常在賞前懲過則以輔賞之勸善而已故言罰常在賞後令此言罰更在賞前以罰者刑之屬故進之以輔於刑焉

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職隨其所能而任之凡邦之民莫不然故曰以受邦職謂之邦則以兼都邑而言之也如稟人令邦移民就穀亦以包都邑而言之也事隨上所作惟國中而已故曰以役國事謂之國以別郊野而言也如鄉士凡國有大事則以別於郊故也鄉大夫言國中自七尺以上則以別於野故也以相葬埋則四閭為族正

以相葬為事故也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卒伍所以正其行列合則聯之而已兵器所以勝敵簡則欲其精也鼓鐸所以一其聽旗物所以一其視故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凡此皆卒長之事也故族師掌之兩謂之合衆謂之會小司徒至於用萬民則既衆矣故曰會民之卒伍旗師以伍聯伍故曰合其卒伍而已然閭胥聚衆庶然後族師合其卒伍閭胥所謂役政即族師所謂師田行役也閭胥言祭祀喪紀之數而族師不言則祭祀喪紀之數聚之而已非用於師田行役之比也會政則會其族之政於所攷也致事則致其族之事於所攷也黨正言歲終則會政

帥其吏而致事此言致事而不言帥吏以族之所統百家之寡不足以帥之也其所帥者聽於黨正而已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閭二十五家而同其門也中有胥焉以統之猶人之侶也於職為下而能助工以養人故謂之胥凡其閭之聚散進却聽於胥而令故閭之徵令各掌於閭胥也二十五家其數寡而可以數計之故以歲之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衆寡見矣然後施舍可辨焉小司徒辨凡征役之施舍鄉師辨其可任與其施舍者下至於閭胥又辨焉凡以相鄉師小司徒辨其物而已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

推而上之則聖人之天德賢人之地德不能離此而異焉推而下之則能有所急教皆可謂之敬閭胥之所書者能有所急救而已充敬之成名則未也敏之字從每能一二以支之者敏也故地道敏樹人道敏政事以敏而立功以敏而成顏回以不敏自處然後能爲仁曾子以不敏自處然後能成孝則敏者立行之本而成德之始也任恤與孝友睦婣同成爲六行任恤於六行爲末孝友睦婣於六行爲本故族師書其孝友睦婣而閭胥書其任恤而已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者閭胥主於聚衆庶而比之則所謂比觵撻罰之事者特於比衆庶之時也詩曰兕觵其觩則兕觵罰爵也書曰撻以記之則撻罰扑也觵爲其不中故覺之使中撻爲其不違故恥之使違小胥書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蓋不敬則亦不中而怠慢則亦不違故也觵之與撻雖輕重不同要其罰則一而已

乖爭凌犯之變無由而作矣奇者對常之名衺者對正之名先王所以禁民之非於其微而欲致察也故始於五家之比必責之有罪奇衺則相及所以長民之善則要其成而欲致功也故終於五州之鄉然後使之賓興賢能焉春秋傳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則恕之以其親五家為比有罪奇衺則相及者責之以其友也

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惟圜土內之

舍比而適彼謂之徙或徙於國郊或徙於他亦民之欲便其所居也欲便其所居而徙則與夫移其民者異矣國事之多寡不均則民有時而惟國之移民之情適莫之不齊則國有時而聽民之徙徙於國中及

郊則近近故從而授之則欲其有所受也從於他則遠遠故為之旌節而行之則欲其無所過也從而授之則必比長躬至其所從之地以旌節行之以道路用旌節以表之故也無旌無節惟圜土內之所以譏異人禁異事也必內之圜土者圜土獄城也所以聚教罷民易曰乾為圜圜中規規主仁主生養萬物內之圜土非棄之也以仁而生養之庶其有改過遷善之心焉孟子曰鄉田同井死徙無出鄉今此又或從於國中及郊或從於他何也蓋死徙無出鄉者其常也從於國中及郊又從於他者其變也有常而能變此先王之法所以通而無弊也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

地官之序先之以六卿之吏而凡所以成民者具矣於是次之以封人設社稷之壝正畿疆之封則民為貴社稷次之故也王與諸侯之社則有自為立之者有為民立之者王自為立之曰王社為民立之曰大社諸侯自為立之曰侯社為民立之曰國社封人掌設王之社壝所謂王社也王社國中之土示而已無與農事故不置稷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則為民立社所謂國社也王為民立社則農事與焉故稷從之言王之社壝則封國之有侯社可知也言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則王之大社大稷可知也漢更秦之社稷而立大社大稷亦為民而立之者也又有官社則王自為立之者也而王莽乃以官社不可無稷於是乎又為之立官稷而設王社者遂以稷為社之細故言社而不言稷不亦誤乎王社之壝言為畿疆而樹之則封國社稷之壝樹之亦可知也大司徒言建邦國都鄙社稷之壝所以經其始封人言凡封國設其

社稷之壝所以成其終經其始則略成其終則詳非特封國為然也而造都邑之封域亦如之令社稷之職則凡有事乎社稷其職不一而足也夫社土神也故其字從土稷穀神也故其名從稷稷禾之次而名其神以禾之次可乎蓋名之以其次則凡屬乎禾者皆舉矣舜命棄播百穀而以稷名官亦此意也然則社土神也從世祀句龍者以句龍有功於社故配之也稷穀神也後世祀棄者以棄有功於穀故配之也表其處則有位象其神則有主祈之則於春報之則於秋壇塲牲幣器服時日聲音形貌莫不有度數存焉此其所以不一而足也則將有事乎社稷之職者其職可無令乎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曰以正田役

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饗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教為鼓者教韗人也葢韗人為皐陶凡鼓之大小長短有度數存焉鼓之聲出乎形形異則聲異鼓人則咸知鼓之聲音以教韗人則以正其大小長短之度數使其聲之應乎形者舉相協而不違也既教為鼓矣然後辨其聲用或以祭饗祀或以鼓軍事或以鼓役事或以鼓金奏其事類不同而聲之所用亦不得不異鼓人則辨之而已神祀之鼓謂之雷雷天聲也莫之令而自然者也社祭之鼓謂之靈天神而地靈

故舞師言小祭祀不興舞今此祭百物之神而用兵舞帗舞則百物之神非小祭祀也益百物之神有載在祀典者謂其扞禦祓除災害有功於民故也夫民功曰庸詩曰賁鼓惟鏞以象其能成大功則以舞而形容其功者固其宜矣

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鼜十歷反

自雷鼓鼓神祀至金鐸通鼓則鼓人之所辨也自凡祭祀百物之神至田役亦如之則鼓人之所鼓也自救日月至大僕鼓則鼓人之所詔也鼜之字從蚤而音從戚有憂患所以為夜戒也蚤有早之義所以儆旦也以其為夜戒故軍旅夜鼓鼜以其為儆旦故軍動則鼓其衆田役雖晝作而夜旦之儆亦不可以已

也故曰田役亦如之鎛師掌鼓言夜三鼜則鼓人之所鼓亦三鼜也救日月用鼓所以助陽勝陰也蓋日月之食皆陽不足而陰為之災月之食亦陽不足而陰為之災者月之明邇於日故也蓋月非自明也受明於日而已故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惟其陽不足故鼓人有救日月之鼓所以進陽也惟以陰之為災故庭氏有救日之弓救月之矢所以退陰也鼓以進陽弓矢以退陰其用未嘗不相須也然而日月之薄蝕陰陽之進退乃時行之消息雖天有所不能違人事何與其間哉而古人有救日月之禮如此者何耶蓋其以裁成輔相為事則陰陽之運有不由其道日月之明有不用其行必反之裁成輔相之事焉於是為恐懼修省以主厥事者本也又為救之之禮者其末也必詔王鼓者何也經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王之於日春朝不廢朝王之於月秋暮不廢夕則其於救日月而鼓之固王之事而有司則詔

稷五穀之神所以養生者在是焉生養人者欲其無灾害之厲民而有祓除之功帗舞以有祓除之義也故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中國之有四方猶四方之有翼蔽也身為中翼蔽為外舞用羽有翼蔽之義也故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陰中之陽升而薄陽陽中之陰下垂而因之則為雨旱暵之為災以陰中之陽不能上達也舞用皇皇於類為陰而能為類之長陰中之陽也故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與師女巫而舞同意然則山川社稷四方皆曰祭祀而旱暵則曰事者旱者陽之干時也旱而至於暵則難甚矣故為之舞以助達陰中之陽為旱請則事而已非祭祀也凡野舞則皆教之者事未至則在所教已至則帥之以待事矣凡小祭祀不興舞者象功德則用舞小祭祀之功德不足以形容之不興舞也雖然兵舞舞山川之祭祀帗舞舞社稷之祭祀而鼓人言凡祭祀百物之神用兵舞帗舞何也葢百物之神其

干蔽之功有如山川其祓除之功有如社稷故亦以兵舞祓舞象之也舞師之四舞先之以兵舞而帗羽皇次之樂師之六舞先之以帗舞而羽皇旌干人次之其序不同何也蓋樂師之教國子以儀為主儀先其所盛故帗盛於羽羽盛於皇皇盛於旌旌盛於人所以帗舞先之而終之以人舞也舞師之教野人以用為主用先其所急故有山川之險固而後保其社稷而後綏及四方而後可以與民除災害焉此所以先之以兵舞而終之以皇羽也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

牧之字從牛從支順之之勿失其性支之使達其情此牧之道也爾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牧此牧之地也詩曰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則爾牧六牲者乃牧人之職也謂之牲則生之而

後穀故不畜者所以祭無牲六牲不能自阜蕃待牧而後能阜蕃阜言物之大猶詩所謂四牡孔阜也蕃言物之衆猶經所謂養蕃鳥獸也以共祭祀之牲牷者牷色之純也國語曰毛以告全蓋純則全故也下文言凡時祭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毁事用尨可也以尨對牷則牷為色之純可知矣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先王因天以事天因地以事地為高下必因丘澤為朝夕必放日月故祭祀之物各以其類求之也所謂人道之宗廟與夫南方之祀皆陽也所謂地道之社稷與夫北方之祀皆陰也騂之為色赤之盛故其字從馬從辛以其類推之則於方為南於時為夏於物為火而午美著於此故陽祀則用騂牲毛之黝之為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色之純謂之牲牲之完謂之犧周景王時賓起見雄
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為犧則犧為體之完可知矣
犧義之而後制故其字從義葢完而牲之義所以始
物殘而殺之和所以制物也祭祀之牲當養之使充
實故共其犧牲使充人繫之繫之者或繫於牢或繫
於國門也凡牲不繫共奉之者夫牲之繫者在充人
則牧人之所牧非以授充人者皆牲之不繫者也共
奉之則非特共其牲又奉其事也詩序於夫人言奉
祭祀於大夫妻言共祭祀葢共
言共其物奉言奉其事而已矣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
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

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六牲之奉屬於五官而羊人犬人雞人止言共而牛人兼言養者羊人犬人雞人則共之而不必養以有牧人養之也牛人則養之而又共之矣未成牲謂之牛而牛之所養不特以為牲故自享牛求牛牢禮積膳膳羞之牛皆以牛言之享牛則所以祭也求牛則所以索也蓋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則既祭而索其神非一方而已故有享牛矣而不可以無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謂授充人也具賓客牢禮之牛則饔飧之屬也積牛則給賓客之用者若司儀謂主國五積之類也膳牛用禮

賓客者若掌客殷膳太牢之類也饗禮賓客與夫賓射皆有膳羞亦牛人共其牛也犒牛犒師之牛以其犒也故犒之猶勞賓之謂勞罷師之謂罷也喪事共其奠牛者喪所以薦饋曰奠奠牛若殷奠遣奠之類也兵車所以載公任罷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先王之時軍旅之賦取具於民矣此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則公牛也馬牛車輦取具於民者乃私牛也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者互肉格也盆以盛血簝以受肉凡此皆牛人所共也以待事則或剥或烹或肆或將各隨其事而待之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展牲則

明矣夫祭祀之禮内則盡志外則盡物内外盡而不以儉其親故掌祭祀之牲牷特以充人名官而碩牲則費禮之所貴也然而道有升降時有豐殺則禮之損益厚薄亦有時乎不同故坎之時樽酒簋貳足以用享至萃之時非大牲則不足以備禮夫豈特人事然哉亦天命而已故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先王之禮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而充人之費碩牲乃其常矣

乾隆御覽之寶

周禮詳解卷十二